



淶江集卷之九

序

送鴈峯何公擢浙江副使序

鴈峯何公守松之三年擢浙江按察司副使先是守者恒弗獲調是歲也公將考績如京頌公者咸祝曰其以來歸或曰陟諸未幾而命至於是郡僚而下皆曰公行矣乎然聞之善繼者必求諸嫡善兵者必求諸將吾有長吏固衆之視而則焉者也公

之守此也滋德刑善敦禮立度夫既納我于軌矣而又能茂茲聲實以承天子之寵命以昭示於我官僚使吾則而勉焉其去也吾無寧乎哉於是鄉士大夫而下皆曰民匪吏無治匪仁無懷吾人者非不仁之患也而弗恒之患爲政者非治之難也而惟懷之難公之守此也恤隱均力摧強植弱用能和惠其政以奠我庶民茲擢也將使善者特肆者懼苟吾今而得免于斬

刈則公之賜也爲惠滋遠茲去也將無寧乎於是咸相率爲言以旌之公行徐子曰嗟乎夫賞勸之不可後也昔者先王之建官也稱天以命之制義以名之則以武之擇以授之祿以尊之序以養之黜陟以勵之忠信以要之凡以厚其責以及其民者非徒加諸衆而利之也故官人以政治之體也官人以爵治之輔也君子之仕也行則思義居則思職不爲利疚不爲害移其

得若寄其失若遺是以道尊而效顯上恬
而下熙其末也敝仕也爲利是故昧已者
貪趨時者巧患失者忌倖譽者矯貪以賊
民巧以妨直忌以貳政矯以漓質國之病
也恒必由之上之人將明其典以勵之猶
惧其弗濟而又從而淆焉以成其違其何
能勸之有由是則豈惟士者惟是之爲務
而民之觀聽亦咸在焉上由是必無厭下
由是必多怨上淫下怨箴以治已故人才

者政之辨也愛惡者民之心也黜陟者治
之機也善治者審于此是故舉善則勸誦
惡則懲靡是或忒政乃用成三代以來莫
之易也公昔爲御史嘗按吾楚有聲其守
此也核而敦毅以不貳然猶患不免焉茲
擢也可以勸矣慎茲以往上之人咸使昭
明則其于天下也不亦可乎詩曰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言致治者務舉賢也

長沙郡志序

夫志何志也以志志也志何以志君子之志在斯民欲致其志於民故志之也致其志可矣又何以志事往則跡湮勢窮則力竭君子欲致其志于無窮故志之示久遠也是故禹功成而禹貢作周道隆而周官成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茲聖人之志之志也故人之于志也可以知政可以觀化可以興可以鑒觀斯志也其知所以爲志也

乎是故惟王體國經野升降離合之迹世變可知也使民明于故故志沿革萬國之建諸侯是親封建者示民以親親之道也故志封建親親之道富貴之而已治其民者吏也故志職官爲治之道莫大于興賢故志選舉賢才者人之所視以爲重者也賢才生而後地愈重故志地利地利興斯財用足故志食貨食貨足然後民可勞也故志建置建置當先于學校禮義之地風

化出焉故志學校禮義之教興而後幽明之道盡故志正祀明德罔馨禍亂斯作戢亂者兵也故志兵防兵戎戢而後山川寧山川寧而後形勝見故志形勝名勝之地必有宦遊之賢者蒞之也故志名宦有名宦亦必有鄉士大夫之賢者從而興起焉故志人物人事美惡之間天心之感應隨之故志物異至于異教之匪經事變之靡一要之皆鑒戒也故志方外雜志終焉是

故觀物異志而天道明觀地里志而地道陳觀職官人物諸志而人道詳參三才立人極茲士之志故志之以致志也是志也何自有之創始于前守孫子性甫卒成于今守潘子希平而筆之者則史氏張子文邦也今天下郡邑咸有志吾郡大矣故無志何無其志故莫之志也人皆有志小人之志在一已庸人之志在一時君子之志在天下後世志有大小則政有隆汙故有

志有弗志也是故有其志而莫之志者隘也無其志而志之以爲飾者冒也如其志志之而苟焉以從事者弛也斯政之敝也化之靡也均之志之失也傳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深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故曰志也者以志志也嗚乎後之有志于斯者其求諸所以爲志乎

贈封君潘翁歸婺源序

潘翁先生

疊峯潘侯守吾潭迺迎其封君萊翁先生

于郡邸以養愉愉甚適也居亡何而翁欲歸人咸曰夫翁茲來也侯之養至矣秩崇而祿豐政通而民和民和道迺尊祿豐奉斯侈養之道莫備焉翁宜安之而胡歸之遽也于是馮侯某周侯某陳侯某咸相率留之不可以告于邦人子鳴鳴曰榮哉茲行乎而非夫人之所知也君子之于其親也養以觀其適也榮以觀其行也善承爲適善繼爲榮匪繼與承不可以養故人之

子也弗教之從而隳焉以辱親者戾也弗之隳也而苟焉以爲養者慢也親之勗其子也與其榮以爲身圖焉識之鄙也是故君子約已齊物力基善訓無弗至焉以勸忠也審言擇術守身率職無弗慎焉以廣孝也是謂教之至養之大也今而謂翁之來也誠以養也而已乎侯之奉翁而來也亦以養也而已乎如以養也則茲來也適也如弗以也其適也又何加焉夫侯之爲

政也試于荆而理迺移吾潭其蒞茲也絜而敦公而惠勤而恪精而不苛威而不猛理矣是故澤逾流而名逾彰夫澤流以考成矣名彰以徵教矣翁之來將以觀其成而徵焉者也觀而樂歸而適焉教之至養之大也茲行也其榮也不旣多乎且吾聞之翁儒而隱者也嘗植蔬以自娛號曰菜翁茲歸也殆將反吾素而始適焉者也其仲子者鉉也舉于鄉尤善事翁則翁歸而

益豫且康也以慰我侯俾永終譽焉其爲
榮也不逾多乎翁行有日邦人士咸羨道
之鳴乃述而爲歌歌曰 翁之來命服孔
輝我侯之養靡甘與肥厥養維何言殖斯
獲厥殖維何展矣邦伯翁之還樂彼考槃
曰履其素維吾所安翁歸而安以篤遐祐
我侯以寧惠我邦土

贈湘鄉童侯被旌序

湘鄉令求康童侯爲政旣暮撫臺旌之厥

僚何丞以告于徐子徐子曰嗟今之令也
惟艱哉何哉侯之獲茲與丞曰竊聞之侯
之旌也有政之善五焉徐子曰盍詳諸丞
曰邑故繁劇其民嚚弗誨于理令罔克自
樹奸宄籍籍弊日以滋侯至易而治之嚴
扁鑰振條約剗奸剔蠹民用改觀徐子曰
肅矣其益諸丞曰邑地瘠而賦繁凡十萬
四千有奇視他邑爲倍數吏賦罔時或奸
以漁利逋負日積民多移徙侯曰欲取之

於民也固裕之將祛之與迺爲緩其征務
緩之民用懷來地蕪弗治則令人佃之以
是賦賦用是罔或負上下賴焉徐子曰又
矣其益諸丞曰惟賦繁民愈瘠令或自遂
髓浚竭弗恤也侯于民膚視而子育之獨
苛禁暴民迺用以裕邑庾久匱官不爲慮
歲歉輒易飢侯乃務儲峙以備賑積粟至
數萬撫臺上其績于司徒卿司徒卿嘉之
移檄褒焉徐子曰惠而遠仁哉旣章徹矣

夫何加焉丞曰邑固荒鄙淫于貨士鮮知
學弗鄉薦者六十年貢亦久不錄文風索
如也侯至迺曰政之弗帥教弗興也舍是
而爲政敝焉爾迺晉諸生諭之學析疑考
藝躬爲指授士庸知自奮歲甲午舉于鄉
者一貢者二由是士彬彬然益興起矣徐
子曰文哉庶而富富而教至矣復何加焉
丞曰邑介處于安寧間地廣而多阻窮巖
叢林盜賊之藪也賊酋彭思通傳萬受等

相煽起凡千餘恣肆剽掠郡邑震恐侯曰
嗟彼掠而食也非以爲生哉迺諭而撫之
思通悟遂解去彼頑弗率始建議勦以兵
民以奠安徐子曰謀而勇或擊或撫厥功
懋哉丞曰茲非其大者與他余何述焉徐
子曰吁嗟令乎旌哉旌哉夫肅以軌物匪
正曷率又以集事匪共曷克仁以逮下匪
誠曷洽文以潤俗匪懿曷則謀以芟寇匪
慎曷濟是故則而出之存乎德推而行之

存乎才變而通之存乎識約而持之存乎
守由是四者治之道備矣於茲旌也何有
侯之邑有鶴溪徐子者予友也嘗以書抵
予曰吾有友東塘者行誼實稱於吾鄉今
往令于予之隣也子試觀之噫由茲言也
則今之爲政者貴有本哉詩曰德音孔昭
示民不忒是之謂與

賀東墅方侯被旌序

嘉靖甲午御史中丞二山林公侍御史屏

匡王公借時並命寔來視我楚邦持憲
作則厥德維同風聲流行罔有遠越既迺
簡于衆甄別臧否以勸以懲以風諸有位
以吾邑方侯賢迺交旌之明年侯如覲歸
吏以故舉侯曰嘻宣德布惠吾職也吾無
加焉其胡庸茲于是其僚若屬暨諸從吏
咸曰敷惠在民以昭遐聞旌賢舉能爲我
範型是惟公之賢使臣之明某等敢不肅
將以彰盛典于是鄉士大夫暨諸父老咸

曰大道顯行上下昭明是惟吾人之休邦
家之禎某等孰不延頸拭目願觀其盛迺
于是諏日啓期布幣製綵遙張樂舉享于
庭觀于衢老幼扶觀填塞途路謹呼踊躍
頌聲四作民有歌者歌曰我食我衣孰俾
我生兮樂只君子爲邦之禎兮皇華者誰
亦孔之明兮彤弓斯旌以慰我民兮又歌
曰彤弓之旌慰我民兮瞻彼雲鴻侯斯征
兮我休我遊于棠之陰兮我侯去我吾何

以寧兮邦人子鳴聞之曰吁嘻休哉斯旌
也不亦可興與今之世化衰俗漓士之仕
以爲已汗濁之流罔論已其或跖行而孔
顏襲取巧飾務容悅籠絡之術以干譽媒
進者然而上之人未必與與之未必信下
之人未必服服之未必誠是何也蓋今名
不可以倖得而人心未易以苟悅也侯之
在吾邑也共謹明潔其仁恕之心公平之
政初未嘗矯矯以爲名煦煦以爲惠而上

下嘉悅無異詞焉由是觀之人患無其實
耳有之不足以感物而致譽者乎而二公
者觀風于茲土迺能急先務旌舉良吏爲
有位者勸焉其風之所被遠矣噫詎吾一
邑之利也哉

贈邑博黎君被旌序

邑博黎子人傑以賢撫臺旌之邑庠諸君
率諸弟子往賀乞贈言于徐子徐子曰子
以是也爲多乎哉奚以贈也葉子曰竊聞

之人難于相知仕在于獲上是故伯樂顧而騏驥顯卞氏阨而璞玉藏聲生譽張其道乃光是旌也其進取之基與宋子曰薰猶同行濁亂官常公道昭明乃勸乃懲是故砥行修職小大隨飭罔敢或肆者群臣之忠也彰善瘴惡幽隱必灼罔敢或蔽者大臣之公也是旌也其化理之徵與李子曰夫名不彰則道不行道不行則教不立吾曹之職也秩微而任重任重則難稱秩

微則易矜稱之難而矜之易于是有能不隳其職者乎故是旌也其吾曹之遭哉徐子曰事有朋興譽有倖成是故非其與而與之比也非其致而致之倖也故曰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予往視學西江也黎子時在庠予被罪未獲蒞視虔嘗聞亟稱于其師梅國劉公比予歸黎子適來博吾邑其在吾邑也予見其敏而文恪以不貳持衡西蜀聲績用彰乃今獲見旌于二山

林公夫二公者國之望也黎子之仕也處也而皆有獲焉是豈私比而倖譽者哉若然則其立教以成身也何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于是其群弟子揖而進曰夫葉子之言昭矣一邑之謂也李子之言要矣一邑之謂也宋子之言廣矣天下之謂也乃若吾子之言備矣其諸名實之謂也乎請書以爲贈

瀟湘哀挽詩序

慈谿沈公僉憲湖南卒于潭二十有八年潭之人思之乃祀諸象賢祠而其孫侍御君適來按茲土於是詣祠下伏謁爲文以奠其詞哀聞者傷之乃作爲歌詩挽焉邦人子鳴聞之曰嗟厚澤延慶敦俗形感是詩也徵我備已師穆化遠仕也爲利貪鄙之流務勤民以自侈厥後奚卹焉維公秉若彛來憲吾潭潭之人正之襲其休庇灼灼以迄茲不泯焉澤之厚也語曰莫爲于

前雖美弗彰莫爲于後雖盛弗傳公崇蘊而奮施勤政用瘁隕厥躬約其餘以貽厥孫子侍御君也承之繡斧持憲祖武適繩懋德茂行宏實光于前聞慶之延也民俗滋敝視故吏若滍夷公去潭久潭人懷惠耿耿猶一日申之祀事以彰報典俗之敦也昔屈原之見放也擯辭抒憤有離騷後世祖之賈生至爲文而弔之異代相感今並着焉侍御君履其地追念祖烈殫厥孝

思陳詞擬諸騷聞而悲者爰發之聲詩焉楚之風其有遺乎感之形也夫澤厚者流慶延者顯俗敦者同感形者真四者仁義之施也是故仁以洽澤澤迺流流斯延延斯顯矣義以訓俗俗乃同同斯感感斯真矣傳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是故敦俗以彰澤也形感以彰慶也彰澤以勸忠也彰慶以廣孝也忠孝也者所盡以爲臣子之道者也忠孝畢備夫是之謂極

至故曰是詩也徵我備已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此之謂也

壽錢母楊孺人六十序

后峯錢君以進士爲長沙理官迺奉其母孺人于郡邸以養驩如也歲丁酉維孺人壽六十維明年厥翁亦六十是秋也君以文司試事于楚而其門下士鍾生岳黎生文煥蕭生禹臣吾第一獅歸迺謀稱觴焉

咸曰曷爲壽鍾生曰木榮則升火揚則熾沉憂焦顏重自伐也君崇蘊而豐殖迺克庸自奮用賢于官以闡厥令聞人曰茲孟氏之遺也榮寵之來愉樂莫大焉其斯以爲壽與黎生曰山腴則滋磽則濯龜息鳥跂必有養也君之事其親也能左右養守身而率職祿食之入必甘焉至哉其斯以爲壽與蕭生曰得天者全人罔或愆歎于中未必有矣孺人真淑孝敬用能相厥夫

以昌厥胤嗣偕老媿羨迺罔有弗慊是故
以榮則愉以養則適休哉備矣是寧有弗
壽與吾弟曰允哉諸君言也其諸壽之道
乎歸以語諸伯子鳴鳴曰祥惟履積福惟
德基匪積曷昌匪基曷固嘗聞孺人之訓
其子也必以義君之蒞政也必命之曰其
慎毋暴毋虐恤哉惟刑女寧失不經毋渝
吾言而君承之共惠明絜爲能和其民翁
然以孚于上下是故天助之順人從之信

是維曰榮其榮益昌是維曰養其養益固
和順克洽故迺可久詩曰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言必有基也昔雋母之誨其子不疑
也維務多平反而不疑成其志京兆之政
嚴而不苛卒之光史冊令名無窮焉夫是
之謂不朽然則孺人之壽也不有在于茲
乎于是諸生輩聞之進曰今而知吾子之
言也其惟壽之源乎其維壽之大乎請書
之以爲孺人壽

送令尉宋君西歸序

西蜀宋君爲邑令尉五年迺投牒致其事而歸徐子曰嗟予于宋君之歸而深慨夫治道之益衰也或曰榮哉君歸乎而子胡爲之嗟且君之歸也何哉徐子曰黜陟幽明勸戒是徵崇善伐邪爲邦之經今君也胡爲乎而歸哉夫國之置吏以求治也上制令下焉則之是故相信也以道相守也以度相率也以正相示也以誠夫是以禮

文而分定志遂而績成其敝也仕也爲利上焉者侈以抗下焉者淫以肆是故酷虐用譽便佞爲賢葺劣獲保黷貨乃遷賊國戒民患莫大焉嗟嗟若君也胡爲乎而弗歸哉君之在吾邑也力于任而踈于虞嚴于持而畧于所與事狡不足以飾賄不足以通是故驕者病其簡貪者惡其固邇者忌其形遠者憚其執居迺落落庸是以歸曰若是所謂不得其職則去者非耶徐氏

曰嗟茲何言茲何言予于君之歸也姑以質諸天焉弗盈其祿其後必復傾溢羸縮天之道也聞君少也嘗磊落自許售弗利獲茲一令尉在邑幾五年恒惕惕門無私交野無橫歛博施而約取其歸也貧無以自給茲歸而益豫以昌也斯則天之道乎否則予曷知哉予曷知哉迺書以爲俟

贈鄧文溪之徽州序

文溪鄧子守寶慶之明年銓司以其優于

治迺調守徽州或曰寶慶固隘也然不在得人矣乎徐子曰事以勢異政以人殊舉要圖難持衡者審徽畿輔之域也賦繁而後重國之所事必資焉勦繁治巨責之惟賢故茲調也其權之審也乎曰若是以子之勝之也而胡需之今耶徐子曰是慎之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言知人以安民也人君之任人也知之而弗用猶之弗知用之而弗中猶之弗用弗知爲矇弗用爲枉

均之民之賊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噐以觀其受也材以觀其濟也履以觀其持也績以觀其成也所謂試可迺已者也故茲調也其慎乎曰然則鄧子者忠於諫諍於歷聲聞焯焯彰顯矣而奚庸之試也徐子曰嗟予於是也蓋傷焉世之降也師穆之化氓而讒忌之風行靖共之道微而詭佞之習作是故名美者忌愈盛行予者疑愈生萋斐之患莫之極已鄧子崇畜而迅往蹈

以義罔惟時之違是故一斥而金壇再斥而寶應甚之而爲維摩往矣逮稍陟也然猶試之郡焉茲調也其諸忌者息疑者什乎茲非世道之徵哉曰然而二郡之治殊矣鄧子往也其將易而視之與徐子曰國無異度官無二服名位之踐常變之會盤錯棼糾措之以時言之忠行之確常之順險之真其道一也鄧子之在寶慶也共毅宏敏威立而惠流行之維期上信而下悅

之若是推之天下可乎而何有於微茲調也無亦階之升也夫於是其郡丞東橋劉子偕諸僚以書來曰鄧子行敢問言于吾子徐子曰公其惠請無卹其私所爲鄧子以慰若思者其有微于予言哉

梅花和韻詩序

白石子曰人言詩能窮人其然乎哉迺余觀半坡子梅花詩未嘗不悲其志憐其才重慨夫士之難遇也夫詩之爲道將以宣

幽滌滯撫時陳事以舒寫情性者也故上自朝廷以及閭巷凡朝聘燕享悲歡離合之事靡或遺之何爲使人窮然人之言詩者往往偃蹇遲徊多沉鬱不得達何哉半坡子崇蘊薏植當年意氣實欲以效見於世而迺白首庠校卒無以自奮英資壯志僅于斯少槩見焉惜哉惜哉半坡子自言一日寓山莊午寐夢一老人癯瘠鬚髮皤白拄杖前揖曰煩子贊吾像旣覺偶檢

笥篋適宋張實益梅花詩在焉心欣然輒
 和之再越日和遂既凡百六十篇噫然則
 向所夢非茲花神耶茲非以氣味之似故
 夢子以馮其真耶山莊行李何意實益詩
 夢覺而適得茲詩是何其異也今觀其詩
 即使有指疵然世之碌碌僥冒取科第以
 自耀者何限以彼其才使之少遇亦奚有
 于是而迺終其身落落顧獨于茲物遇焉
 不亦可慨哉詩成其子庠生泮葦刻之家

塾余第介其館甥也懇余叙之以傳半坡
 子鍾氏廷器名國用字號半坡放浪詩酒
 人以為有坡仙風云

贈陳通府之任雲南序

愚菴陳子為潭州別駕三年擢雲南鹽課
 提舉或曰陳子之倅潭也善政譽且寧之
 役有駿功固宜異其擢也滇遐域也復是
 職何居徐子曰任大舉重必先求賢是故
 明君之用人也在任其材匪以克其位賢

才之用世也在行其志匪以利其私故苟
有意于任之也雖下寮末職君子有弗嫌
苟非有意于任之也雖崇階峻秩君子有
弗屑也夫陳子之茲擢也其有意于任之
也今安南久不貢朝廷欲興問罪之師
滇爲接壤故自臺使藩臬以至郡邑吏悉
易置以充卽一郡職有命再推者焉陳
子之茲擢也以有潭之譽故擢而任之任
之者以茲役之重且大故任人以期乎必

濟也曰若是則以之治兵事可也而胡茲
職之爲徐子曰勢有異宜事有異治權重
急難持衡者審夫陳子之茲擢也蓋先乎
其所急也吾潭財賦之所自出然其民柔
且玩不知兵滇古戰地也人戈矛之爲急
又黔王之遺烈在焉然其地險且磽民歎
于耕轉輸之苦自古以爲憂故其在潭也
不患食不足而患足兵其在滇也不患兵
不足而患足食蓋課固財賦之司也陳子

廉而能是宜理財廉則不私能則不弛故
其於潭也以治兵而其於滇也以治賦賦
以足食食足而兵不憂矣故陳子之茲擢
也蓋先乎其所急也曰然則茲行也其功
名之會乎徐子曰否明王不勤遠以耀威
志士耻乘時以徼利師之興非 聖明意
也日且有詔招徠之矣是故增文修德可
以柔遠予往視學西江也陳子司教于虔
陳子績文而端則且善開論有造士功茲
夫

贈郡駕林侯入 觀序

皇上統御既廿有三載天下諸司長復當
率其屬以 朝維吾潭郡守缺吏以上諸
省以郡駕東達林侯行檄至人曰維潭廣
邈民瘠而賦繁逋負日積民用創殘維侯
仁厚職司在茲端則布約剔抉奸蠹野無

追呼民無宿逋維正維時咸有寧宇茲往
而陟諸吾人其疇依哉公期旣戒征旗在
途人又曰維今計吏舟車四馳方物是輸
幸卒保護權門競趨退以爲身圖維侯履
素操絜茹冰嚙檠門絕懷金肆鮮宿羸維
今茲行其胡以勝哉于是咸戚戚爲侯私
憂邦人子鳴竊伏編列沾濡飲飫厥情維
同厥僚諸君適使使徵言于鳴迺作而嘆
曰嗟乎維民愚亦維民神發微見遠勢若

風草感應之機弗可誣已后世道衰化漓
政用淫雪下之視其上若寵癩寇敵怒目
切齒憤憤然惟懼其不去已甚或踰越訕
誹詬辱爲攻逐攘奪計者有矣惡有所謂
何暮之憾旣去之思哉維侯恭謹庶惠恒
子視吾民民之于侯亦猶嬰孺之于慈母
依擾戀慕君則懼其去行則卹其私感動
之機有非智力私惠所能致者民之神不
茲可見哉維 皇綜覈吏治黜幽陟明侯

往奏迺不績共承錫命于天子用彰休
顯以風諸有位則其貽吾澤也不有在乎
諸君聞予言咸欣然爲侯喜曰嘻若是則
爾氓胡惜于茲行迺供帳祖侯以別

壽鮑夫人詩序

思菴鮑子以待御司憲于楚而其父封君
毋夫人怡養于家歲丙申維夫人壽八十
鮑子乃再拜使使者歸爲壽醴陵令方侯
明育厥里人也迺亦使使者歸爲夫人壽

邑之僚若屬聞之趨而進曰肅而真政令
風行百司是程展也憲臣非夫人之子與
於惟壽哉邑之士與民間之趨而進曰神
而明和惠且平奠我庶民展也憲臣非夫
人之子與於惟壽哉迺于是歡譟欣躍咸
相與爲歌歌曰齊雲起兮巖從燦瑤池兮
層空觴九霞兮具舉使青鳥兮雲中將樂
彼兮壽毋與茲巖兮無窮又歌曰浩渺兮
湘流沛渥澤兮孔周載泳兮以游遡窮源

兮焉求將樂彼兮壽毋昇吾人兮滋休歌
已迺咸再拜遙爲夫人壽侯以語諸鳴鳴
曰吁休哉其和之至乎是寧有弗壽者哉
是故徵義顯仁崇知敦禮四者和之所由
生也文績孟機式彰毋儀載育載成爲邦
之禎斯義之徵與夫鴻婦光偕老而臧封
章載臨冠帔具榮斯仁之顯與養志樂離
祿金靡飴令名孔揚其道迺光斯知之崇
與和鄉睦媯異體同情以頌以禱以篤厥

好斯禮之敦與夫義徵則昌仁顯則娛知
崇則安禮敦則洽惟洽則昌惟娛則安昌
則益延安則益固是故天降之禧人從而
熙上順下信成是四德夫是謂之至和傳
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且弗違
而况於人乎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又
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和之謂也由是觀
之其壽也寧有旣乎侯曰嘻由子之言也
允惟壽哉迺於是咸再拜函詞俾使者歸

爲夫人壽

世德錄序

徐子仕弗達退耕于淶之野意栩栩然樂也間從諸父老詢民間疾苦或得諸吏治臧否得失則復戚戚若有憂焉有談茶之政者曰其黃倅乎其爲政也敏而明又而果維廉惟慎惟民宜徐子聞之曰何哉若人烏得而卽諸居亡何闔者持刺入有獮牟家生見者問之則黃也徐子倒屣導之

入黃子曰惟用先伯父爲令先公同年且用也仰先生舊矣茲幸官隣壤故敢以請徐子喜與之坐聽其論議侃侃探其中畜而通恪而不貳徐子益喜曰嗟奚啻所聞然以使語未及竟輒辭去恒竊恠奚自也未幾黃子復來獲再見手一帙請曰茲吾先德錄也維吾曾大父伯中公之賑歎大父東崖公之惠政洎吾父東湖公之義讓

人皆謂茲實德莫可掩也迺辱諸縉紳士

彰之言維是不肖亦率由罔敢失墜敢乞
一言于首簡用垂久遠徐子受之閱之既
迺作而嘆曰嗟乎向惟子之賢將不在茲
乎予覽載籍見先民論陰德事輒推及天
人感應鬼神禍福之迹似皆歷歷可指見
而世人汨于利貪戾毒虐祗務自封殖凡
嗜人以肥己無不爲至其后或不旋踵遽
喪敗湮沒徒爲人悼憤咲罵者何限而黃
氏起家仁厚惟利物之爲急如凡賑歎焚

券讓田拯溺之事皆樂爲之罔有厭今其
子孫益富厚簪纓繼起休顯有光于前聞
語曰天道遠人道邇豈不信哉且吾聞之
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聞東崖公嘗
遊于一峯羅公之門而黃子亦嘗從涇野
呂公遊源流之傳固本有自而黃子又能
自樹立獲交于當時賢士大夫闡茲令問
以貽其后人俾則而效焉黃氏之興其殆
未艾乎其殆未艾乎

贈汪二尹擢令澄邁序

南康汪君由祁門丞調吾醴之三年擢澄邁令醴人咸驚喜舉相告曰異哉君之擢與予曰丞而令序也奚其異或曰君之來吾邑也匪以弗獲于上與曰然自君之來吾邑也弗見其弗獲于上與曰然則君奚以擢也予曰嗟若是則謂之異也宜哉夫非其分而當之之謂倖非其次而得之之謂躐非其覲而致之之謂適非其常

而有之之謂僅若是者所以爲異也丞而令序也奚異也今之仕也奔走以爲恭便給以爲敏苛察以爲明嚴辨以爲任是故巧者遷拙者守強立者什近舉而遠忘私比而德踈風之靡也蓋莫之或異已汪君端厚疑慤介守而若固慎履而若迂于于徐徐弗競厥趨進無以爲附退無以爲圖而又祗丞也茲擢也顧不謂異哉曰然則君之擢何也予曰夫考功程能甄賢辨慝

以舉以措者國之紀也獎恬崇雅闡微發
隱以激以勸者政之要也汪君固似矣而
介可掩乎迂似矣而慎可掩乎趨弗競矣
而端可掩乎舉善而罔遐之遺闡微而罔
小之棄固爲治者之深憂哉夫善不遺則
人不競人不競則政不貪政不貪則民不
擾民不擾而其于治也何有詩曰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言求治者重舉遺也於是邑
庠諸君聞之語曰若是則君之擢宜也匪
以爲君行贈

贈方三尹被旌序

維歲壬寅侍御史南渠史公銜 命來按
吾楚維公踔越風聲流行摧奸剔冗霆擊
颺舉綜覈群吏恒鮮當意比受代迺遴諸
屬維明維允迺用旌揚而吾邑簿尉東屏
方君與焉檄至若曰維諸簿維瑠克爲克
守用能賢于其官以爲民是宜旌以示勸

邑人聞之驚喜謹躍舉相謂曰維茲臺典維重維艱鉅也或遺矧維衆貳維茲表異是維君之賢維公之明俾我黎庶是憑是依以獲有寧宇厥維休哉于是咸群造于徐子之庭問言爲君慶徐子曰嘻允哉維吾人之休哉其諸道之泰與夫上下交爲泰上下格爲否是故天地交而生物遂上下交而治功成理亂之道莫之易也今巡察之使握權秉符激揚在其手意氣揮霍

凸膺而僵體卽遇諸通顯猶訑訑凌駕頰視目中若無有奚有于其微而下之人奔走扶服畏威而希寵卽諸通顯猶跼蹐偵顏候睫惟懼失其意而下焉者益多自沮喪群趨跪拜喘汗立臺下仰視股栗幸惟無事卽已又奚所覬覦夫勢旣懸則情不達情不達則官益淆由是舉措乖而婪邪肆欲世之治弗可得已維君共謹仁厚崇積而遜受蒞吾邑茹水嚙檠誕德惠于民

嘗督後之郢城以勞勩獲受賞聲稱用著
而公旌賢顯能式揚臺典以風諸有位居
上者罔以卑而或遺居下者罔以卑而自
隳嗟俾人而交脩皆是也天下之治也何
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公之謂也又
曰庶幾夙夜以求終譽維君有焉是宜張
之以爲諸上下勸

贈李彭山人 觀序

維皇御極之廿載爲歲辛丑復維入 觀

之期負幅之內天下諸司長吏咸率其屬
以朝維吾郡大夫長彭山季公耿事當
往厥期旣戒幢旗載途郡人庶薰老髻稚
喘汗奔突輿人馳膳夫庖筵張樂舉餞紳
祖綬之士霧蒸雲擁驪駒載賡有執爵而
進者曰維公懋德醇學在昔臺史勁節謹
論試諸險艱茲移而吾潭共毅弘敏芟梗
剔蠹化理聿新再踰年惠澤誕洽維茲噐
卒迺攸格迺悅迺服迺奠迺熙茲往而敷

奏用報成于 天子惟明克允以迓承休
寵厥維顯哉又有進者曰維 皇仁孝省
方展祀日嘗符我楚邦供億之陳工役之
興亦維潭實資維公承之戮乃心力以濟
時罔或愆茲往而敷奏既報成于 天子
宣幽達隱卹厥顛溺以紓 當宇南顧之
憂者其有在于茲行乎其有在于茲行乎
於是郡貳大夫巽峰林公偕諸僚吏以聞
于子鳴鳴曰嘻徵哉言乎脩已夫讜諫直

也履險貞也惠下仁也敬事共也達隱忠
也是故昭則塞遠莫大乎直委順思固莫
大乎貞體物長人莫大乎仁供事服勤莫
大乎共宣謀畢慮莫大乎忠是數者國之
經政之本也而公奉以周旋奏乃丕績以
彌于一人用彰休顯茲末終譽于天下哉
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邦家
之光請以是爲公行頌

贈工部郎中王南珉之任序

今上監古爲治興廢振毀百工具新迺益
簡任司空之官宣除賜賚視先諸司於是
吾郡貳南氓王君晉冬官郎中督理漕河
事頻行潭人士咸徬徨走舉相告曰維公
敏而文惠而不弛行之維暮化浹而澤流
其吾人之依乎而茲行哉潭之諸郡吏咸
徬徨起舉相告曰維公約而貞介以不貳
幸吾帥也門無私交野無悖令斯吾人之
程乎而茲行哉又曰公昔由曹而臺也嘗

以諫獲譴淹矣而復茲曹也何與或以語
諸某曰嗟若知茲役之重乎漕河之創也
積壤以隄海襟徐而帶淮黃河之流迅肆
剽烈勢猶建瓴隄防一决平沙千里轉輸
之舟商賈之舶山壅鱗集南北而望洋者
旬艤月俟若待哺然其爲患也孰大焉而
又權豪貴勢之流雲征颺舉版閭之妨夫
胥之阨逆之則府怨徇之則隳職若是者
顧不謂艱哉然則理之若何曰决闕隄潰

防微信令理之道也理之者將以通而利之也昔禹之治水也疏江滄河滔滔厥流是故陸而窒廬川而舟揖功至于今賴之使漕而江而海也則焉用官之哉官之者蓋虞其弗通理而通之也天下之事恒闕塞弗通之爲患災沴之興詭斐之害以至疽瘤之生皆是也故利莫急於決闕功莫難於隄潰害莫先于防微政莫重于信令審茲數者則而行之罔怨之恤若或弗達

莫之患已今天下猶水然上下之間使皆宣幽徹蔽無闕塞弗通之患則其于治也何有若茲河也吾知免也夫郡侯長彭山季公會使使來鳴以是還白公公曰達于治水者其優于治天下矣請書之以爲俟

贈學諭李君之任序

吾庠文學蘭谷李君擢任廣西之懷遠學諭檄至諸弟子負踴躍飭儀張樂迎導咸再拜爲君慶已問言于白石子白石子始

聞之亦喜既受簡作而嘆曰吁嘻休哉
聖朝宏遠之化不茲槩見與或問何也白
石子曰茲非椰子謫宦地耶志載茲爲古
南夷椎髻卉服以攻劫爲俗至唐始置吏
進用文事與中州齒然椰子至其地雖日
以脩文化俗爲務而意頗憤憤快悒士之
任者亦恒視爲毒癘罪辟流竄之鄉今治
化雍洽文物宣朗其間一二俊邑徃徃與
上國競宦游之士亦皆恬夷無復憤憤快

悒之思茲君以績最迺獲膺茲選謂非聖
化之宏遠哉雖然予竊有憂焉或問何也
白石子曰嗟予不聞乎象莊者行邪枝繁
者木剥文之勝化之衰也在唐盛時其治
化文物之懃誠後代所鮮比然其時椰子
之治柳志稱其動以禮法教民以忠孝仁
敬之道使人皆悅喜化服至若今之所爲
教異矣人之子弟髻巾從學究稍習章句
悉營營跂足伺憲學官至或幸登庠校輒

闡跚縱逸間詣學舍晨集聽鳴鼓群升書
卵酉退棄質罔論已上者歸就牖下燃膏
散帙祗埋頭習舉子業迨獲第欲媒進取
則復工詞講學以自飾故今天下卽窮陬
僻壤咸知以佔俾藻繪爲急文之勝尤前
代所鮮比矣然而士之仕也率多自汚鄙
佻巧馳逐務容悅以求苟得高位者則憑
據噓翕播弄貪婪不已嗟乎幼學而壯行
平居父兄師友所爲教祗惟利祿計其於
忠孝仁敬道德之說絕不之及故其流遂
汨沒瀾倒而莫之或異易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培養植立之基非學校者之責哉李
君儒雅勤恪其造士有成績嘗攝宰尤著
聲稱茲往而舉我必矣乃若抑浮崇雅以
翊 聖朝醇厚之化者庶其有在乎庶其
有在乎

涑江集卷之九

涑江集卷之十

序

贈玉沙吳子之道州序

予少也蒙長而薄遊幸從諸學士聞先賢
緒餘誦其言想慕其爲人或經其邑里則
徘徊瞻眺慨然有羨墻窟窠之思予曩在
西江也嘗按縣至撫州撫之先有草廬吳
子象山陸子暨康齋吳子諸大儒相繼起
倡明聖學以羽儀斯道後世仰之予至其

地悠然遐想則徘徊焉恍若接其人而事之爰命所司葺其祠復錄其後致表異焉時邑之俊則有介菴章子明水陳子二子者並能篤學勵行以卓自樹立蓋嘗有聞于先賢之風而興起者二子者予旣得而友之矣于時吳子尚在庠予校其藝鬯而文確而弗術猶未之異也予罷歸吳子則由海康遷吾醴學諭以知故得數昕夕相與語見其行事則循循恪而勤和惠且平

矩矱以趨弗矯弗踰考其行則肫肫孝友實敦諸士式程予竊喜而嘆曰嘻茲非所謂有聞于先賢之風將與二子者儔耶居八年譽逾起乃擢學正道州道州爲吾元公毓秀之地諸弟子真以告予益喜而嘆曰何哉吳子之產也與先賢同里閭長習見聞以獲自有立而復窟遊茲大賢里耶元公默契神授啓示道妙以續孔孟不傳之緒厥功萬世賴之而道之人漸被伊邇

聞風興起有若願菴熊公瀟川何公其勲業聞望咸灼灼焜燿當世而今之時則異矣子往躬迪諸士明理道嚴公私義利之辨興起元公之學以振國家淳化之風茲豈惟道之幸哉道爲吾楚地予足跡未獲至因子之往悠然遐想恍若至其地徘徊焉若接其人而事之子至祠謁爲予致瓣香之敬然后循濂溪尋元公濯纓處挹當時光霽更歷月崖窺造化之妙摹寫圖象他日歸以語予予老矣願有聞焉然則吳子非助我者乎

贈譚二尹臺獎序

石溪譚子丞吾醴旣基巡察南山高公廉而賢之以檄來獎焉維時督府侑溪姜公受命南征亦維其能迺適有轅門之徵邑之人歡忭騰躍奔走雷若衢路嘒嘒或歌以謠白石子聞之喜已而嘆曰甚矣政之貴自立也始譚子之蒞吾邑也嚴而繩

約密而扃鑰庭無私謁門無私交動惟法
比靡縱靡弛于是群睨遙睇咸曰邑而貳
也其何庸焉試觀諸比獲視篆則申章立
程陳期布會平獄訟督賦稅刈巨奸捕積
寇剽繁決滯勢若風草于是人旁偵潛伺
曰貳而攝也將無以爲其俟諸迨受代則
出納有稽措置維宜葺書院立社學諸廢
具舉公有羨羸橐鮮贖金于是人私哂竊
議謂攝也貳也又奚俟焉其觀諸及茲檄

至今譽四馳人迺驚駭錯愕咸私與語曰
允哉維賢乎其貳而易與于是忌者息昧
者什諛喙伏匿頌聲載興白石子曰嗟甚
矣政之貴自立也今之仕惟得失之爲患
卽諸通顯或利害嬰其心一聞訾議輒周
旋蔽護惴惴焉惟懼名位之去已其下焉
者益復自委猥靡齷齪罔論已夫譚子丞
也而能自樹立摧奸抉梗當厥震撼屹然
無少動于中而上之人卒能明晰徵獎偕

來名用益彰徹由是觀之人之自立也求
徇法無求徇情求諧公無求諧俗求免君
子無求免小人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其是之謂乎擢至邑大夫長古泉張侯則
詣白石子請曰吾有賢僚乞慶言于吾子
白石子曰嘻是舉也有三懿焉疆毅自樹
不畏強禦爲果洞察幽微舉善靡遺爲明
善若已有式好我友爲厚厚以協恭仁也
明以率化知也果以立政勇也斯三者德
之懿政之本也欲求治者其有取于茲乎
其有取于茲乎

贈鳧溪夏公之四川副憲序

今郡守視古列侯而吾楚維吾潭地大物
繁視他郡爲倍數劑量剗割之任責之在
守故或值銓除天官卿必遴諸朝署之彥
或試可者始以授獲是者即弗懷必曰茲
我庸也亦皆恬夷以見知爲喜然蒞是者
率多顛頓偃蹇卽有成復以故弗獲達或

弗自信輒曰地故弗利也又皆惴惴以弗
達爲憂今歲夏四月鳧溪夏公以詔起
來蒞吾潭下車問民疾苦斥奸宄摧強暴
簡刑獄平賦訟抑浮靡興學校禮賢右化
政理聿新潭之人歡悅私相語曰試觀茲
允若公其禦諸越十月擢四川副憲而去
檄至諸屬吏則曰公之擢固也維公之蒞
斯也端則布約爲我典刑俾吾懦者立矚
者晰公之賜大矣而復奪之遽吾其何依

邦人士則曰公之擢固也維公之蒞斯也
宣德下惠滌濯噓煦俾吾民有養士有教
公之賜莫大焉而復奪之遽吾其曷歸迺
於是徬徨奔走咸戚戚私以爲憂厥僚諸
君使使于邦人子鳴曰維子言何鳴曰嘻
若是茲擢也將無寧乎夫潤物維澤動物
維風澤之及物也切而風之感物也遠風
斯遠澤斯未已公之澤於潭稔矣然或莫
之達則人將曰公誠賢也而潭奚以之弗

達也嗣公者或易而肆焉公之澤能及乎
公之去誠遽也然以風諸人人將曰潭故
弗利也而公奚以之達也嗣公者或奮而
興焉公之澤弗末乎然則茲擢也吾無寧
乎哉諸君聞予言曰君子觀德而知風庸
人昵邇而忘遠於是戚者釋悅者暢謹譟
騰躍祖公以行爰采其言爲輶獻

贈郡侯方洲趙公臺獎序

今之制凡內臺御史大夫暨侍御史啣

命膺保釐巡察之寄于諸藩代還必簡其
屬之臧若否以舉以刺以疏于上下銓司
黜陟之而吾楚撫臺侑溪姜公之受代也
以遷謫故弗獲以故事舉藩司而下其賢
者則以檄來表其治蹟褒獎之而吾郡大
夫長方洲趙公寔首列焉攸邑令熊子希
程以眎邦人子鳴鳴曰嘻茲檄也其盡治
之道乎維潭賦繁獄興民用顛匱溝洫是
憂維公戾止約已裕物膚視子育振窮卹

寡緩征薄歛野無追呼民罕負逋是稱曰
惠今天下楚爲巨楚郡潭爲巨盤錯惟艱
公剗繁理劇流決丹解均賦稅平訟獄摧
強暴緝寇盜百廢具舉是稱曰敏公之蒞
茲也端則布約嚴扃固鑰戒科取絕餽遺
門無苞苴藏鮮羨余是稱曰介公曰民之
弗裕利弗興也利之弗興敝弗除也至迺
章程肅度挾奸剔蠹戒侵漁懲簞弄宿弊
用祛民患以紓是稱曰又公之爲政也朝

夕恪勤靡競靡盈靖共自持維民是宜是
稱曰練夫惠流則阜政敏則達守介則服
動又則興才練則固由茲五者推之天下
可乎而奚有于茲郡故是檄也其盡治之
道乎子鳴曰嗟若知治之原乎維公先公
作我多士教澤流布俎豆吾庠季父憲公
起家攸令公髫年遊斯岐嶷魁杰博綜墳
典蜚聲藝苑是謂之學歸而龍驤羽儀家
邦中外剔歷聲稱蔚起用簡吾潭是謂之

才維吾南土遺惠在茲公復師帥來斯袞
衣山東楊烈昭庸彌用丕顯是謂之志其
蒞茲也黜浮剗漓蒐幽恤微于厥知故弗
昵弗遺是謂之德夫敦俗崇化存乎德敬
身善事存乎志考物飾治存乎學體國經
世存乎才崇蓄而施出之以時是故令之
則率驅之則伏觀之者則聞之者起聲生
譽張其道迺光是之謂有本詩曰鶴鳴于
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令程曰飲水者
忘源息蔭者昧本吾儕獲庇潤于我公也
烏知公之本原哉請書之以式迺書

贈李先生西歸序

一齋李子典教吾醴甫三載將致其事而
歸邑中諸弟子負咸驚走語曰吾子之蒞
茲也約我章程誨化諄諄恩義於吾至矣
而胡歸之遽也邑人士大夫咸驚走語曰
李子之蒞茲也靖而共和而靡同其風被
吾人多矣而胡歸之遽也迺咸唏噓徬徨

奔趨悵于隅訊于衢群造于白石子之廬
而問焉白石子聞之迺亦驚起輾然而嘆
曰嗟李子歸乎人心之公不茲可見哉人
之心靡柔靡剛貞神無方維天之則好是
明德是故周人發詠于衮衣孔門嬰情于
林木何武流聲于去思君房留行于首路
斯皆感召之機趨慕之同然也李子一學
職爾初非有萑力能揮霍翕赫爲寵絡駕
馭之術以要譽悅于人亦非有貨賄其毳

能招徠延攬以致人之歸已茲歸也而一
邑人士迺咸咨嗟繾綣徵言治具相率贈
送之罔後茲非所謂明德之徵與嗟乎一
邑三代人心之公風之厚非君其興之哉
曰然則君奚以歸也白石子曰嗟嗟余于
是盖有憂焉皇風穆清天下和平大道湮
鬱譁張迺興今之時何如哉韶鄭雜陳玉
砮罔分卓犖爲劣蒙茸爲賢強立者仆佻
巧者遷李子之歸也奚異哉君之在吾邑

也端矩作則弗懈弗弛吾知其爲恪明禋
慎事必誠必敬吾知其爲恭憐幽恤匱束
贄罔計吾知其爲乂與物煦煦底裏弗式
吾知其爲信攝邑則郤關節弗通吾知其
爲介持茲數者行之于于弗競弗愉化理
乖錯諛間迺作君迺落落爰茲言歸故曰
世將治公議明于上世將亂公議明于下
一學職也謂無繫乎哉是故吾憂焉或曰
李子巴人也巴稱沃壤多榷柶絲枲金革
之利君世族饒裕又有五男子森然玉立
君歸而樂竚觀諸郎之成茲固君志也又
何憂焉白石子曰允哉吾之憂有攸係焉
然所爲君慰以紓若輩之思者將不在茲
乎將不在茲乎

海屋添籌圖序

少潭鄭公以諫議出守吾潭蒞治未暮惠
澤滂施民恬而物熙維歲八月之望實維
誕期郡之僚若屬若厥胥史咸曰我公矩

範翼覆吾儕多矣吾何以報公其壽諸郡之士若大夫若厥氓咸曰我公恩德哺飼吾人大矣吾何以報公其壽諸迺于是奔走躑躅歡譟雷若或觴于堂祝于衢咸再拜稽首爲公壽吾邑令舒子文舉也迺亦諏日飭儀亟馳將往爲公壽有山叟手一軸蹠而進曰側聞令君將往爲府公壽野人竊有獻焉獻旣從而歌之歌曰乾坤兮十洲玉宇兮瓊樓翩翩群仙兮以遊視滄桑

兮吾籌我公壽兮壽我沛吾澤兮長留又歌曰白鶴兮翩翩御冷風兮飛仙撫塵世兮推遷幾滄海兮桑田 聖人馭極兮在位維賢物無天癘兮際海澄鮮開八荒兮壽域偕康樂兮千年歌旣佯倡舞蹈而去令曰嘻茲所謂海屋圖耶歌之禱之至矣予有心叟能相之下之化也非公其感之與迺以示邦人徐子徐子曰吁有是哉然吾聞之人之壽以齒君子之壽以名人之

壽以已君子之壽以人今日何哉所謂敢請焉徐子曰維潭顛覆溝壑是憂我公來斯人歌襦袴野無這呼室罕逋負拯凶郵歎咸獲安堵其壽在民立朝端笏國是攸屬于宣來茲南紀用奠宜民宜人蔚為邦楨其壽在國公既顯揚武昭義方封章是膺慶用洗腆翁迺愉悅迺益佚豫其壽在親親壽其壽也康國壽其壽也彰民壽其壽也廣矧公方強仕也壽也圖之云乎令

曰何哉若是敢請焉徐子曰公振起京國聲稱輝燿遂占魁選益致融顯藻翰流布學士是式人稱曰文公始試理弗競以入逮守南垣彈劾罔避人稱曰正公蒞吾潭約已標則門絕苞苴吏舍若虛人稱曰介剗繁挾滯流决颺逝庭無留踪案鮮停牘人稱曰敏擿奸發伏人咸畏服惟虛惟明訟牒自清人稱曰平公高自擢崖岸罔立與物煦煦底裏弗貳人稱曰質質率平施

敏行介守正持文飾畜而發之出之以時
是故仁以育民能使民也壽忠以體國能
使國也壽孝以顯親能使親也壽三壽立
而勛績著紀之竹帛垂之有末是之謂不
朽是爲名壽名壽至矣而奚圖之云詩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此之謂也今迺輒然避席而言曰嗟
乎予迺今知壽之大者乎雖然人有心匪

圖曷宣匪文曷傳維子發之以致吾禱鳴
曰諾迺披圖書其上畀之以爲公壽

奉贈郡駕春谷葛侯榮獎序

余徃在銓司獲與聞黜陟然以寰宇之廣
庶司之衆耳目咨諏之所弗及故凡考論
諸吏治得失臧否殿最亦惟諸監司部使
者之言是視及歸見閭閻疾苦暨諸爲治
者之所爲則思欲攘臂吐膽論列治狀于
諸司部使者以爲激揚移易之機而監司

部使者或多恣睢矜侈惟急公媚已之爲
悅右奸而伐良崇佞而擯直賞不足勸罰
不足懲憤激之私阨抑莫達也余迺竊嘆
曰嗟乎茲固運化世治爾耶無亦已私意
見謬也則爲之愴怳沉鬱屏居而息聽凡
厥世故邈不欲聞今歲夏亢旱民之疾苦
益甚余方抱戚避喧林臥而萍邑令梁子
迺走使馳牘請曰維吾郡倅公賢也撫臺
獎焉敢丐一言爲慶余哂曰余楚人也余

屏居而息聽久矣汝素倅也誠賢也余胡
從知以之文耶汝歸而詢諸掌故乎使者
逡巡未即行有里生爲告者曰若爲素倅
葛君與君嘗攝篆于萍萍醴壤接予知之
萍俗慄悍抵貨賄鬪訟是急且當孔道治
也爲艱君至務先繩檢抉剔奸蠹人莫敢
干以私剽繁理劇廢墜具舉邑有橋圯更
數令莫能葺君至程材飾役懲侵警惰工
用告訖民迺利涉焉君之賢行路知之而

公弗聞乎余迺矍然曰嗟余屏居而息聽也久矣由子言君之賢撫臺之公且察也不茲槩見哉今之仕大都以爲已如攝也則率多自弛晨興在衙退即酣暢偃仰或姑一勾稽消糜廩餼而已吏人抱牘進自所當行事輒厭倦推置不理曰非吾任也而下焉者則復乘機爲漁獵計尚安所爲民利賴哉君之攝也既能自振勵以鎮拊其下而又能興久廢之蹟以利四方行路

之人卽是觀之則其治郡之功可推矣可不謂賢乎予從接壤獲授簡猥鄙之言無能爲歌頌揄揚盛美以風諸有位然銓司事余知之君之達也其在茲也乎其在茲也乎庸書之以俟

贈定峯明府舒侯榮擢序

吾醴僻陋地瘠而役繁民用顛匱然其習柔懼威而畏辟凡徵需調發勾稽期會之下視諸旁邑維吾邑爲治故諸監司臺使

當按部考論諸吏治之臧否殿最視諸旁
邑亦多惟吾邑吏爲上故其旌揚拔擢之
典吾邑吏視先諸旁邑宜也而諸令者益
多偃蹇顛頓弗獲達或謂治厯弗利故予
猶謂茲誕漫奚質也然以予所睹記其僚
佐暨諸屬之遷擢時有之而于令顧誠希
濶不恒見自成化丙午之歲有樂安謝侯
者起甲科獲徵入爲郎曹謝之後幾三十
年至正德之甲戌迺有玉山夏侯者擢郡

倅以去謝侯邈矣夏之擢以入覲未歸
以故斑白之老猶未見吾邑令在位手捧
檄扶服拜命以竦人觀聽者夏之後迄
今四十年今歲夏五月定峰舒侯入覲
歸甫越月即傳言擢某郡倅人聞之輒瞠
目搔首哂曰惡有是侯誠賢也然遷者鮮
焉咸拒弗之信旣久言益訛人益曰詭也
再越月檄迺下得廣之南雄人迺駭異若
甚希竒事咸嘖嘖羨歎欣躍相與奔走飭

儀張綵將往爲侯慶而厥僚雲江薛侯詣
予請曰維茲曠典維子言張之以爲吾輩
之赤幟可乎予曰嗟乎維皇建極圖治
用監諸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登賢崇良
實維恒典維茲僻陋下邑人文稀簡無能
爲自彰顯衡鑒之司或所弗逮間一遷擢
人猶駭異若甚希竒事誠以治靡弗利故
也若侯者所謂人勝者非耶今之士鮮自
樹下焉者罔論已務進者獲服有政祗營

營爲已利祿計或治靡有弗利卽勛勩補
治益傾而夷阜罷民力以爲厭勝之機資
序稍積則日扣星卜翹首跂足以伺除目
之臨逮弗達輒懷憤悒迺益自弛恣肆其
所爲尚安所爲民利賴也吾醴明牧先後
固多其人然聞之長老或親見其所行若
謝侯之節介茹冰嚙檠卽古廉吏莫過是
其沈金事燁燁至今人傳頌不朽而夏侯
之爽愷平易人稱循良後之繼者亦鮮比

及故並能自表見卒膺拔擢侯蒞吾邑四年共謹平恕剴繁理劇早作而暮休均賦役清訟獄興學校門無私交野無橫斂才操之稱視二公無多遜而敦樸長厚之心久迺益孚善譽用起茲擢也詎惟爲仕者之赤幟後之人繼起將曰令故多弗達謂治厯弗利故也若三公者胡由乎由是益振勵用能賢于官誕德惠以遺吾民則其爲吾醴樹幟也不逾遠乎邑人士聞予言迺益用自慶相與譟譟鼓舞盛供帳祖侯以往

贈洪山袁子擢閩邑學諭叙

吾楚江西接壤吾醴之抵豐城不數日可達故其邑之士俗民物習性之恒卽予未至時已自了了邑之俗大都敦厚崇讓絕浮靡佻巧之習邑有二巨族爲袁坊之袁湖茫之李其簪纓文物之盛不啻爲茲邑冠而袁氏有東曙子者則予童時固嘗與

之遊比予往視學也則二族諸生之在校者各不下數十人拔其尤於李氏得一西野子於袁氏則有東曙子之故復有茲洪山子西野子顯矣而袁氏二子則弗達洪山子迺以久次貢起拜吾醴文學官既至益循循克舉於其職予以知故獲數昕夕間質其所爲文則皆典則不屑爲支漫語邇歲東曙子復來遊視其第而洪山子之子鉦以鄉舉尹灌陽道經吾醴偕諸仲往

來省侍門內雍睦肫肫以孝友稱吾醴人化之咸曰茲啻以言從者耶居六年益善譽迺擢閩縣學諭去瀕行邑尉蓮渚子王子詣予請曰譔幸同門士也敢丐一言爲贈予曰嗟予何言先民言之舉而加諸彼可已何也上者下之觀也士者民之表也家者國之則也教者治之基也是故軌物成化莫善于俗若彛遠戾莫慎于行考衷正志莫精于業輔仁成德莫勤于訓則而

出之以型以範莫要于師故師者才之源
治化之所由以興者也師弗端則士弗迪
士弗迪則民弗馴是故履回彰慝奸憲踰
則怙勢任俠貨力是崇其爲俗也異矣末
競纖隙毀倫效逆擾鋤取誚粟帛興誣其
爲行也異矣詭談蔓語剽括竊取雕陳繪
朽耳目是塗其爲業也異矣庠遊舍處賄
交市與旅升旅退絃誦罔聞其爲訓也異
矣夫訓弛斯業益乖業乖斯行益邪行邪

斯俗益壞若是而欲興化致治胡可得也
閩固巨邑其族胄簪纓文物之盛與豐邑
咸著聞然其土俗習性之恒予猶未甚悉
洪山子茲往以其族里行業之素舉而加
諸彼俾閩之人益興起相與振淳厚之風
以翊 聖朝文明之化人將曰茲巨邑世
族矩矱爾也不亦終永譽哉姑識予言以
俟

贈栢山明府吳侯督府榮獎序

余覽載籍恒言守令親民之職既入官銓
司職守在焉故凡論吏治綜覈黜陟亦恒
言所云然猶膚視漫語未喻深切也迨罷
歸里居見守令之于民凡有施晨發夕必
及視禍福可立至卽臺察監司之威赫霆
擊飈舉猶或捍格未卽下故雖臺察監司
之尊蒞其地人猶茫然莫省爲誰某迺若
守令之職一聞除目人咸翹首跂至詢其
里邑家世年力舉動之臧否以爲欣戚謂

吾民生繫也故恒言曰親民不其然哉前
歲秋吾邑令缺迺獲今栢山吳侯詢之曰
巨邑仕族也識必宏事必習人也精而敏
沉而毅政其有立乎其俟諸侯旣至余往
候之喜已迺獲吾年友龍墩張子書曰吳
子之在吾邑也恪而文義而勇孫忠烈之
祠縣乘之緝嘗由之茲往令于子之邑其
觀諸迨蒞治飭已標則陳條布約嚴扃固
鑰抑強梗恤孤寡興利而剔弊邑故多奸

宍率竄入倚公爲市一有事輒相關節勾攝四出俟逮至鬻食之侯曰哺雞畜狸其可哉迺悉汰之出吏舍爲清人稱曰肅邑當孔道使節日旁午騎役之費漁獵於奸胥泛濫於干謁民弗堪命矣侯迺樽勞而節力騎役之給悉自主其籍勾稽之弗泛弗逸民力用舒人稱曰平邑故無城且當盜衝民鮮帖席時也侯曰詩有之哲人維城城乎匪人誰與守迺爲選卒徒勤訓練

率門置若干人約有警鳴鉦四集晝偵宵邏民迺晏如人稱曰嚴邑有徃後輸運供億之編故皆吏胥手其籍任意盈縮之至則搔首鼓舌幸或中其售則富者佚而貧者憊矣侯第令籍其凡携之退室自爲差其等裁割之奸黠旁睨賦役獲均人稱曰敏吾民貧逋負益積督郵之使日下縣搶攘微纏盈路公私病焉侯曰茲國用也容終負乎逋負重自累也迺爲喻之民督之

維時國賦用給人稱曰惠行之維暮吏恬
而民熙者孺歡躍頌聲迺作余聞之益喜
曰信乎吾所聞修之家而弗達之于政者
鮮矣人恒言曰親民茲無爲民親耶余將
操觚欲書之有以報張子而厥僚薛君輩
迺詣余請曰維侯以督餉功貴陽宣使以
督府中丞命檄來列其治蹟獎焉敢丐一
言爲慶余益矍然喜曰嘻茲詎維爲侯慶
蓋茲檄也見體國之忠焉見恤下之仁焉

見與善之公焉見知人之哲焉急國用用
濟厥艱之謂忠域民以義俾免罹于戾之
謂仁舉其賢弗遺于遐之謂公表其蹟兼
及其衆美之謂哲今之世俾上下之人交
修咸若是其何有弗治詩曰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
謂也是宜書之以爲世勸

贈曲江楊侯榮獎叙

吾醴於萍邑壤接距百里而近然醴人馴

萍人桀悍務鬪狼爭訟且當孔道厥治維艱曲江楊侯拜茲邑甫再葺撫臺廉其賢移檄獎焉厥僚二子吾楚人也迺使使抵徐子焉贈言徐子受之或曰敢問獎之義何也徐子曰夫獎也者獎也勸也又成也文從將大人有賢獎而進之以成其大也亦以爲衆勸也其義存儆戒何也大道之世賢否混有道之世賢否析無道之世賢否淆有賢否故必有勸戒有勸戒故必有

刑賞獎其賢亦因以爲不賢儆也故獎其廉以儆賊也獎其慎以儆肆也獎其勤以儆惰也獎其明以儆闇也茲馭世之大權致治之要道也曰然則侯之所爲獎何也徐子曰侯蜀之雋也往予第輦謁選歸首謂予曰吾同除得萍令焉人也溫而莊沉確罔貳然予未之覩也其爲政也予於萍人有聞焉門絕懷金藏鮮宿羸羔羊之節皎如絜如非廉乎矩步繩趨三尺是持臨

深履薄執事有恪非慎乎早作晏休無或
盤遊案寡塵牘民罕逋負非勤乎訟牒盈
庭惟公惟平奸胥環覩莫敢予舞非明乎
何徵乎曰予於吾醴人有徵焉故醴農夫
多萍逋戶自侯蒞茲來田者尠其廉以惠
可徵也道當衝劇應接稱難傳置交馳無
踰無弛其慎以共可徵也公移闢白恒苦
停滯侯皆立遣人無留蹤其勤以敏可徵
也兩邑疆錯護匿爲奸逮訟時與主各曲

庇侯曰均民也法也懲發罔縱匿者懾息
其明以公可徵也故侯之賢也詎其民賴
之吾旁邑人賴之詎當路者知之諸行路
人其知之也茲侯之所爲獎也二子之見
屬也以臺檄視焉其詞有曰心存忠實政
無彌文徐子覽之矍然益驚起曰賢哉侯
卓哉撫公之爲職也夫忠也者盡已之謂
也實也者無假之謂也存匪忠實則政多
浮誑彌文之謂也故必有實心而後有實

政有實政而後有實惠有實惠而後民迺安邦迺固斯堯舜治天下之道也嗟今之爲政者獨彌文乎哉上之論治者惟曰其聽斷之能也催科之辦也承事之謹也修治之整也苟可以急上而媚已卽饕餮其行弗計矣下之爲治者惟嚴刻以爲能也酷烈以爲辨也便佞以爲謹也罷廢以爲整也苟可以悅上以取譽卽魚肉其民弗卹矣尚奚所論于名實心跡之間哉侯也

政惟宜民無取文具而撫公之舉賢也迺能循其民必責其實考其跡復求其心俾人而相成咸若是其於治也何有然而今之世鮮也予於茲檄也有深喜焉有深憂焉故特張之以爲任世道者告

贈蓮渚王子歸休叙

往予爲考功郎時歲在癸未實維入覲之期予以職司獲與聞黜陟故事先月餘吾曹郎咸宿直扃戶閉吏胥舍中悉檢諸

撫按監司歲上諸賢否牒錄其覈詞彙次成帙郡貳而下吾曹郎群坐一室分閱之其疵甚者輒研硃標之出人得自擬爲七等上諸冢宰至日冢宰按記籍立藩臬長案前唱名面詢可否論合者黜罰迺加否則已意以巡行之使歷其地親見其所行訪論得失當真實無枉也迨予奉詔養歸見諸司之遷除黜罰往往與輿論異則恒於邑憤激竊起而嘆曰徃從諸僚後獲

從事罄竭心力自謂可無負由今所目覩則昔之錯謬容少哉寰宇之廣庶司之衆銓司黜陟之權實惟巡使之耳目是寄而復使錯謬弗當乎人心則將奚憑耶或問何也徐子曰自幼時見郡邑吏猶重法勤民罔敢有怠肆而巡察監臨之使歲時按縣得進父老問民疾苦觀其田野風俗辨其章程攷論吏治得失列其殿最以上諸銓司備黜陟焉是故賢否別而舉錯公今

監司不行縣高居遠度惟巧承嚴辦之爲
悅一當其意卽貪狼毒虺猶獲謬舉賢按
察之使歲一蒞郡輒携叅幕自隨爰咨爰
詢謂之訪察任匪其人簞弄尤甚是故巧
拙形而毀譽生毀譽生而賢否淆矣而銓
司復憑是以黜陟又安得亡錯謬也虔人
蓮渚王子故諸生行也比以簿尉來吾醴
人咸稱其雅而循愿慤罔貳其始至也當
攝篆見其廨舍頽毀有巖墻憂函欲稍新

之吏白曰興作上所忌嫌可遠也王子曰
身孰與官重如有覆壓何迺出諸羨俸一
撒而新之費可幾百金時有蹊田者從而
媒孽之曰邑薄假營居以歛民亡何巡使
至其耳目有鄉人某氏者謂王子曰人有
爲汝言盍圖諸王子弗聽弗解以賂免某
輒以聞諸巡使巡使迺召責薄曰若何假
營居以歛民遂由茲被黜歸嗟乎爲虺爲
蜮讒人罔極予往事冢宰實爲石熊峯翁

翁嘗命予輩曰去大去甚亡苛求亡故縱
予輩受命惟謹今王子以一事之釁遽罹
茲詭構歸而貪狼毒虺顧獲倖免焉何哉
語曰世將治公議明于世將亂公議明
于下予屏居欲明諸上靡由矣而迺以勦
詞欲明諸下何以哉姑因子歸聊復一慨
任治道者其有感于予言哉其有感于予
言哉

贈楊曲江擢貳袁郡叙

曲江楊侯宰萍之三年卽擢袁郡貳吾體
之人聞其風而飲其潤者咸歡忭譟躍若
萍人然予姻友張子迺謀諸徐子偕往爲
慶申之詞張子曰子未始職銓司乎令而
郡而貳也序與徐子曰官以序遷職因才
選令而倅而州序也徵而臺而部者最也
如郡而貳焉其躡矣張子曰吾聞侯之宰
萍也潔而直敏而恪勤拯窮植仆摧奸抉
蠹門鮮留踪野無逋賦旌檄紛沓頌聲載

路若子所云是宜徵而臺而部也而迺以
佐郡何居徐子曰嘻茲侯之所爲重也政
之行也天下可及也而或莫及于一國一
國可及也而或莫及于一郡一郡可及也
而或莫及于一邑惟郡若邑也朝出令而
夕致之民欣戚予奪繫焉者也故民之視
之也來則覘其施去則虞其代是故來暮
有襦袴之謠無歸有袞衣之願重離有攀
轅之臥遺愛有甘棠之思何也謂其所繫

者重也侯之治宜徵而臺而部也而國有
元老者其郡人也雅重侯聞其言曰萍有
賢令萍得矣而吾素猶未咸徵侯以入侯
得矣而吾素恐莫及故以請于 上以貳
諸袁焉以郡若遜矣而以素用則重也何
也以翁之力卽徵侯以入何有也而迺
焉與之郡而弗嫌者桑梓之敬丘隴之念
敦本之仁也以侯之治必徵而入迺宜也
而亦俛焉以就郡而弗辭者結纓之請仗

劔之行重知之義也今郡邑吏循資歷級揚揚獲徵拜日躋華要者何限然或旅進旅退知之未必用用之未必知茲擢也有河內之借焉有東方之願焉是故所為重也予輦以接壤獲衣被夥矣茲亦幸袁之留猶可沾及也因張子行更以致吾私

贈荆山周子擢貳贛州序

袁郡粹荆山周子蒞任之再朞擢貳贛州守厥屬中陽陳子迺走使于楚問贈言于

徐子徐子曰予何言先民言之政惟在于獲民尤惟在于獲上獲乎民而弗達者亦或有之獲乎上而弗達者蓋鮮有之也獲乎上而獲達者人或言之獲乎民而獲達者人鮮言之也何也好惡公私之辨也故黜陟者國典之常也愛惡者人心之公也吾醴於袁疆錯聞有倅之賢然而未悉也迺進使者問之曰而公於爾民若何使者肅而對曰我公恩德夥矣惡得而竟諸

惟公之于民也煦煦若家人然無驚無擾
若慈嫗撫孺稚保抱鞠育疾痛恒切其身
而吾人之視公也若衣食怙恃然進無怯
容退無誹語者也徐子曰茲惠而和其仁
而獲乎民者與然上官也謂何對曰上分
懸也惡得而度諸惟公馳驅委檄紛如巨
務滯獄多公是屬巡使所蒞耳目攸寄職
雖素而攝理則諸郡也曰斯敏而勤其材
而獲乎上者與其然經履也若何對曰公起

甲科嘗再理郡績成徵召擢拜郎曹遭
讒去都徊翔外郡抑而復起爰茲量移斯
則公之歷試也曰屈而伸久而彌真其練
矣乎然則茲擢也人言謂何對曰人咸憾
其去而尤惜其淹也徐子曰嗟嗟其然乎
哉其然乎哉夫志士貴乘時而立功明王
亟求賢以圖治舉重急難持衡者審故茲
擢也所以重用公也顛爲豫章支郡巖谷
采阻故有徭賦之憂在昔陽明夫子開府

于茲奮其仁義之師以殄厥寇亂不朽之
功炳炳光諸史冊逮茲備弛迺用猖獗剽
掠我人民蹂踐我疆土至于毀城破壘戕
官戮吏其恣縱亦極矣茲往也有撫綏之
責焉有盤錯之當焉有籌策之資焉荼毒
之餘矢石之下溝渠朽瘠郊原戰骨鄰哀
巷哭傷心慘目綏之惟存乎仁郡務云劇
兵戎更棘徵調之嚴饋餉之繁星奔飈激
周章罔給理之惟仗乎材事墮舉易矧茲

危地師征丈人好謀迺成行之尤貴於練
茲往共謁帥府贊其謀議相與揚威振武
殲茲醜虜用拯民水火措之衽席之安以
紆當宁南顧之憂異日爵賞將馴致柄用
式彰勲績于無窮則茲擢也匪爲之地也
乎若是則胡憾其去又胡惜其淹于是使
者翹首蹈足恍若有悟欣然載其言歸爲
輶獻

贈夔府陳獅岡 入覲序

予弟狝爲開邑令開爲夔崑邑俗鄙而習
囂第欲奮起懼莫達也阿兄愚已自廢迺
思爲掖之凡蜀諸當路道出吾醴可間見
者輒擬往候一爲道勤懇去冬之仲有報
夔郡公過者予倉皇欲往候尋復念世俗
涼暖彼當路子凸胸軒首意氣揮霍卽諸
故舊猶或視昔異矧茲昧平生可孟浪耶
幾發迺復已後聞諸候吏有開人者令家
僮私扣之咸曰我公介而和卽吾輩可近

矧其它予曰若是見可矣迺欣然往刺入
君逆諸門坐定款語煦煦若故識然偶憶
君邑故有撫州守東槐公者予年友也漫
詢及別來起居狀君迺矍然驚起曰卽吾
先人也歲久卒爾失省記因再拜遂謝改
席執子弟禮又謂予視學撫州時君實在
郡邸凡予諸所考校興置事咸歷歷能道
如徃昔予低回者久之又令諸郎君出見
通家契分纏繞至夜分迺已惟昔在京師

東槐公以樸茂樂易之資與人罄竭人罔
不樂爲與而于予尤莫逆迨守郡予親歷
其境見其介特之操慈惠之政撫之人咸
愛戴之若乳嫗後以才改刺蘇復陟憲臺
竟以不阿忤當路遂爾引退未究之用迺
發于君而君也承之茂學醇行迺益用丕
顯郎署八載亦以不阿僅從出守蒞夔未
及朞而夔之人顧已愛戴悅服清操惠政
不替先公而又以其餘諷詠不輟君子謂

有文翁之化焉今之人見人家世嬋媯簪
綬輒歆艷羨慕以爲榮至于行誼踐累本
原之所自則茫昧莫之究昔萬石君父子
咸二千石馴行孝謹當時取重用是見知
人主賜號褒美而建慶二子遂至通顯今
君父子世亦二千石醇謹之行比之石氏
禮異之典顧可少與今年冬君以職守當
入覲而予第以書來曰我公行覲矣惟吾
兄其何言予曰漢時綜覈群吏察其政蹟

爲民所愛戴悅服者勞以璽書錫之章服以示優異故其時吏治稱盛謂可與三代比隆今典上育賢更化屢下詔重守令之選君往以其治行獻績明廷聲實益孚于上下卓魯之褒寵建慶之顯庸予日跂焉予因邂逅君故述其知遇之故用彰厥行誼以詔諸人庶求治者其知所本之哉其知所本之哉

贈少棠周先生擢英山序

吾庠文學少棠周子擢令英山檄至吾醴之人相與語曰何哉子之擢也周子修而文崇積而迅邁在吾庠日登堂卯酉退輒據案散帙夜篝燈誦聲朗朗若學子然意擬上春官猶得取高第以大焜耀于世維茲歲大比應有四方校文之聘而巡使之按郡也則群諸文學官預試之以待而君迺獲首選比聘至則當浙江首藩今茲擢也無已易與徐子曰否不然也君子之用

世也以行志匪以便其私明王之用人也以安民匪以充其位令也者于民尤親者也古之人弗得志于天下則欲得一邑以自效以其志可行也周子者蜀之雋也其志欲以有爲者也故茲擢也其安之與或曰何徵曰周子之所爲教也猶夫其爲治也今之教者率靡瑣自委初蒞舍生徒闐珊來迺謁或歲時餽遺輒漫散歸晨興鳴鼓寥寥數子一拱揖出齋舍塵積又奚及

估僱課藝事也而周子至則歎曰吾何職吾何職乎迺首集諸生若憲學官糊名塞垣而嚴試之第其高下卷悉爲批評人罔不自屈服又以日卯酉徒僊亦誑也迺折爲班次以日分謁人聽各爲會時以課呈諸所咸井井嗟教人所易也其振起猶若是矧茲令也百責所攸萃民命之生戚繫焉周子顧將易而視之與茲徃真軌而率度興利祛害覃德惠于民聲績用不顯爵

賞之加有餘耀焉其視貪饕瘵曠之流卽
爲人所懟憤者卽通顯奚較耶故茲擢也
周子其安之也又有語者曰子之擢固也
以彼其才宜畀之津衝雄俊之地以弘厥
施斯噐使之道衡宰之公也聞茲邑也其
民囂其習獷凋瘵朴陋之區無已困與徐
子曰否不然也民無殊性國無貳政治無
異道是故經世長物存乎政移風易俗存
乎化標則率度存乎德理焚剽劇存乎才

故茲擢也周子其優之也或曰何徵曰周
子之徃治也將猶夫其爲教也今之爲政
者咸威力自肆握諸民而魚肉之刑斂之
酷烈凍餒之驅迫若之何民罔悖也周子
之在吾庠也莊而和義而靡激與物罄竭
吾醴之人歸焉英山之民誠噐也獷也將
芟之抑導之與周子茲徃以其所爲教者
治之孚之以誠信誘之以禮教約之以繩
準昭彞塞違刮耳目而新之俾英之人革

其故習率之誨理以振起國家文明之化
若古蜀都之興文渤海之化盜班諸史策
可不朽焉則茲擢也非勲名之階與厥僚
二子以諸生來聞予言咸矍然喜曰予今
迺知治教之相須也治以爲教斯其教也
興教以爲治斯其治也化是誠在吾子咸
再拜受其言歸爲周子贈

原壽壽四園先生袁翁九十一

維歲庚申 四園先生袁翁壽躋九十有

一孟冬幾望實維誕辰里中人士暨厥宗
媿歡愉羨慕享獻盈庭于是白石子迺亦
肅儀陳其牲醴將躬往爲翁壽客有過者
進而問曰嘗見夫子勤拳于翁茲復若是
爲恭與白石子曰壽維福先古稀且艱若
謂吾里有儒門世胄貽鯁黃耆褒衣博帶
爲鄉大老者乎曰未有也白石子曰人維
壯齒老多疲薊若謂人壽有數羸九衰康
強逢吉食飲起立弗殊壯日者乎曰罕有

也然則翁奚以壽也或曰壽原于稟曰然
 真松木槿堅脆異徑龜鶴千齡蟬蛻夕隕
 謂壽弗在稟乎維翁體性平夷神清靜定
 于于徐徐靡渝靡競其所稟也粹已稟粹
 斯氣和氣和斯迺壽或曰壽原于養曰然
 火飈善燬冰藏迺凝鍊魄畱精所以長生
 謂壽弗在養乎維翁稟志恬泊不邇聲利中
 歲才處室無媵侍謝事來歸委政厥息閉
 關却掃忻距弗入其所養也至已養至斯

神完斯迺壽或曰壽原于積曰然福維自
 求祥視所履助順傾淫天道孔邇謂壽弗
 在積乎維翁世崇淳朴履素斯約家庭孝
 友足易澆薄一息久奕人說別圖翁拒弗
 納卒保無虞其所積也厚已積厚斯動順
 動順斯迺壽曰翁壽誠以是乎白石子曰
 未也壽尤以名昔人有云壽者年也松喬
 安鏗匪壽之真山澤之夫方伎之士偶獲
 偏承亦能久視抱寂守枯與亡何異維翁

奮起儒術職司黌序有燁德音戴在邑誌
伯氏二倅結綬飛纓聞孫繼起奕葉流馨
斯迺不朽斯壽之真是故以稟也壽其壽
也裕以養也壽其壽也康以積也壽其壽
也固以名也壽其壽也求且大矣若翁者
詎年齒壽云已哉于是問者逡巡避席而
言曰予野人也知壽者年也烏知所謂大
者哉迺嘖嘖稱賞而去白石子爰載厥詞
躍起往爲翁壽

涑江集卷之十

五泉書院藏書



